



张同乐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河北党组织领导下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讴歌河北人民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河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第二卷)》(修订本)。

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始终坚持忠实客观记录,以平实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河北近百年的峥嵘岁月。书中辅以生动的图片和详细的数据,增强了地方党史著作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在叙述的切入点上,将宏观与微观层面相结合,既体现了高屋建瓴的高层决策,也展示了基层党员的智慧结晶。从宏观角度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河北的面貌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重要成就的取得依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从微观角度看,本书注重展现人民群众的作用,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最伟大力量,记述了在实际工作中优秀共产党员的智慧和模范带头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团、曲阳营、回民支队奋勇杀敌,出身贫苦农民的戎冠秀积极参与抗日斗争,宣传妇女解放和抗日救国思想,组织妇救会,为八路军筹集粮草,支援前线,救护伤员,书写了拥军爱民的光辉篇章。农业合作化进程中,耿长锁领导了饶阳县五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总结“包工包产”“季节包工”“临时包工”等生产经验,普遍推行包工制,极大鼓舞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耿长锁也成为河北农业战线的杰出代表。各行各业英雄辈出,先锋模范人物不断涌现,这都为河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注入了强劲动力。

从纵向上看,本书把百年党史置于17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进行研究,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在一起,注重党史研究的通盘性。此次修订本的历史起点回溯到辛亥革命前后,梳理了河北基层党组织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全过程,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扩展了党史研究的时间跨度。不同历史周期、历史节点、历史事件都是可大可小的时段,通过全方位展现各个时间段里中国和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社会风貌,为党组织领导的各项行动和政策的发布提供了现实依据,将党组织一路以来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相联系,不仅形成了编年的完整性,更形成了内容上的完整性。

从纵向上看,本书的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注重党的历史的贯通性,前后一贯脉络清晰,同时不孤立阐释河北党组织的发展历程,而是明确表现了党中央对河北工作的领导。河北党组织作为党中央的下级机构,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与党中央步调保持一致,同时河北各级党组织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善于将理论与河北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在全国抗战中,河北党组织为开创晋察冀、冀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冀南抗日根据地,打开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以及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全国抗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此外,本书植根于燕赵传统,突出河北特色,将河北近现代历史上重要事件在书中呈现。这为人们了解河北历史,了解河北人民英勇奋斗、自力更生、创业创业的艰难历程,提供了翔实的史学论著。

植根于燕赵传统的 地方党史著作 ——评《中国共产党河北历史》

重提网络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吴长青

毋庸讳言,网络文学的横空出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及文化空间拓展的直接结果,也是新一代文学青年依靠汉语文字试图建立起自己话语体系的表征。回溯网络文学的前世今生,不难发现,网络文学的基因里有外来的催生,然后续接上我们自己的文学想象。客观地说,网络文学受到客观的外来文化影响,进而刺激了主观的表达欲望,于是有了今天的网络文学。

这与新文学传统不同,新文学恰恰是一代作家在清末民初思想启蒙的直接影响下,面对深重的民族苦难而产生的主观欲念,因此,自始至终打上了启蒙的烙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因,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主流文学写作。当今天的人们诟病网络文学的时候,最有说服力的理论资本就是新文学的传统,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晚清的大众文学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也正源于此,现代文学的启蒙和革命两大元素也成为今天主流写作的伦理价值,其合法性已经与民族的复兴主义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印上了具有一定“民族性”的标签。

网络文学生长在世纪之交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每一个毛孔里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一出世,就以一种桀骜不驯的姿态木秀于林。看以下这些作品的名字,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以往

完全不同的世界:今何在的《悟空传》,江南的《此间的少年》《九州缥缈录》,树下野狐的《搜神记》,萧鼎的《诛仙》,蓝晶的《魔法学徒》,等等。网络文学与清末民初上海小报商业性主导下的通俗文学的繁盛有类似的逻辑原理,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有着“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的特性,而网络文学既不具备现代文学的启蒙和革命性,也缺乏通俗文学的颠覆性。

学界通常把网络文学成长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付费阅读、IP时代,早期具有传统文学的特性,付费阅读进入了商业时代,IP时代则进入到网络文艺生态时代。按照这样的图式,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是逐步递减的,文学审美也将是衰减的。于是,用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范式来观照网络文学,就可能陷入无效的境地。因为网络文学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用常规的文学批评理论显得有些张冠李戴。网络文学无根无系,如入蛮荒之地。因此抛弃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关网络文学有理论上的预设,同时,也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评价网络文学的现实问题?

首先,应破除狭隘的文学观对网络文学的认知,这涉及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网络文学作者极有可能混淆的价值观念的错置。网络文学的存在不只是一抽象的、理性价值的单一

“文本”存在,或者干脆把预设的所谓“世界观”仅当作一种构思、虚拟的非现实世界,刻意把技术性质的“假想世界”与人类实际生存的“本体世界”完全割裂开来,以形而上的、超验的“绝对世界”取代人类的“经验世界”,并以一种感性的体验取代人类思考的过程,这是根本要不得的。

以玄幻、奇幻为类型的叙事模式开启网络文学纪元的经验再度启示我们,“没有我们,世界即虚无,没有世界,我们即虚无。”“文学来源于我们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回归我们的生存,指引我们的生存超越。”之所以网络文学存在大量的雷同,正是缺少写作者个人的生命体验参与,将设定的世界观作为一个相对静止的纯粹“客观世界”,缺少了个体差异的独立判断。技术化、科学化可以成为评判网络文学的话语工具,但万不可切割掉人文话语的评价功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需要摒弃的一种认识。

其次,网络文学的多元性恰恰是其活力所在,而不是网络文学丧失独立存在意义的前因。网络文学的多元性是与其整体文化生态共生共荣的,单一的文批评理论不足以解释和评价网络文学,它的复杂性与其总体性密切相关。其中有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主导下的媒介特性,有读者、粉丝参与的交际性,还有特定读者群的“青年亚文化”性,等等。在评价网络文学时可以通过多种维度进行深入剖析,文本细读作为基础的文学评价可以

为其他维度提供充足的证据。因此,网络文学批评所涉及的学科理论资源也是相当宽泛的,有其广度和高度,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学批评理论资源,显然是不够的,也会遮蔽网络文学所能映照到的时代风貌。

第三,网络文学的即时性与历时性的交织,为研究网络作家、文本提供了便利。所谓即时性,是指作者一创作出来就发表在互联网上,读者就可以读到,大大缩短了传统出版流程和时间;历时性是作者的创作是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直连载的,还有作者授权网站发布自己的所有作品,读者随时可以阅读到。这些鲜活的网络文本为网络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提供了对照,同时也成为一个作者不断跨越的参照系。

最后,网络文学关注现实和历史是权宜之计还是转型之需。这虽不是网络文学批评的核心,但是会深刻地影响网络文学的评价。纵观海量的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并不多,一度我们甚至对网络文学能不能、可不可以介入现实题材的写作深感怀疑。现实题材的网络文学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网络文学?对于网络写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带有难度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于非技术化的现实情境的处理远远要比幻想、虚拟情境处置起来有难度得多。当前,网络文学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持这样的原则和方向,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也许是其走向更高层次的一种艺术超越。

书写时代变革中人性的罪与罚 ——评房伟小说《血色莫扎特》

彭嘉凝

房伟的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记述了大时代变革之中,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深沉反思,被称为中国版《白夜行》。小说围绕十五年前震惊全城的“钢琴王子杀妻案”展开,在还原真相的过程中,作者让记忆在过去和现实间来回穿梭,以章节作为独立单元,通过葛春风、吕鹏、薛畅等第一人称交替叙事,像音乐复调一样最终达到浑然一体的和谐讲述。现实和回忆相互交织,爱情与友谊,承诺与背叛,两代人交错的复仇与博弈,纠缠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牵引出人性的罪与罚。

整部作品有“一显一隐”两条

线索。显性线索即当年案件的追踪,作者以韩苗苗之死引出一系列的复杂关系和社会问题:葛春风与韩苗苗、夏冰间的情感困局;薛畅为了前途的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吕鹏为了实现正义而辛苦追踪,精心谋划;化工厂、天鹅夜总会两大场所中包裹的利益交易……隐形线索则是十五年前的复仇故事,冯露、夏雨两个深爱夏冰的人联手导演了一场死亡邀约,让所有牵扯到当年悲剧的人陷入了命运的审判。

如果将故事倒置思考,作者为复仇者设计的连环套中,在最初的“死亡信笺”上罗列着冯国良、邹玉红、陈中华、薛畅还有葛春风的名字。这些人或隐或显都应该对夏冰和韩苗苗之死负有责任。除了葛春风之外,其他四人都是毫无疑问的始作俑者,他们本应受到惩罚。



作者为小说设计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当一切水落石出,冯露给葛春风留下氰化钾,让他自己选择。冯露认为在这场悲剧中,葛春风作为夏冰、韩苗苗两人感情的介入者负有一定责任,而苗苗死亡后葛春风考则逃遁则有悖道义。最后,难以下手的冯露把最后的选择权留给

葛春风自己,她和葛春风之间有一人最终会活下来,收拾最后的残局,铭记所有人的悲喜。不论葛春风的选择是什么,作者已经提示了所有人,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是青春浪漫,都是无怨无悔。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三重悲剧说”。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之人导致的。第二种悲剧是由盲目的命运决定的,是命运的突然来临,无法逃避,比如夏雨,母亲韩苗苗被杀,养父夏冰失踪,生父葛春风对其身世毫不知情,可以说他是整个事件里最无辜的受害者。第三种悲剧是由于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这种悲剧没有大奸大恶之人,也没有意外变故,而是普通人普通境遇逼迫为之。小说中所有纷繁复杂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欲望之罪。葛春风对苗苗执着迷恋,化

工厂的艰难岁月里,只能通过上树唱歌寄托爱情;夏冰的学生冯露以爱之名,对伤害过恩师的人执行命运的审判;专攻钢琴的夏冰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现实的重压不断消磨着艺术家的尊严……《平家物语》那首开卷诗,并不只是葛春风与夏冰初会的文辞弄弄,花树失色,世事无常,这是作者为浪漫掩盖下的跌宕人生渲染的悲怆底色,恰似莫扎特的音符跳跃着奏响,血色未融。

在《血色莫扎特》里,不仅有时代变革的伤痛体验,更有着对世道人心的深入思索。小说语言简洁平实,又不乏尖锐的情感冲突,既有冷峻的现实剖析,也洋溢着青春的真诚与感伤,这些都为时代大变革中的现实主义叙事,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新范式。

素心一片如淡月 ——评刘亚荣散文集《与鸟为邻》

丁智良

一口气读完河北作家刘亚荣的散文集《与鸟为邻》(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宋人晏殊《寓意》中的“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这两句诗。感觉她的散文风格,完全契合这两句诗所透出的闲适、从容和淡雅意境。

《与鸟为邻》收录了作者创作的30篇散文,语言平实,感情真挚,生动质朴,以轻松的笔调从容

行文,舒缓自在,不激不厉,引领读者在闲适的意境中,领略故乡如诗如画的乡村图景,冷静体验她人生中所遭遇的种种悲欣与适意。其独特的冲淡散淡的整体叙事风格,在散文界别具一格,颇得殊评。

刘亚荣的散文,善于以小见大,以寻常意象映照灵魂,寓意深远。她以《与鸟为邻》作为书名,“鸟”便是作者统驭全书的一个意象,与之相邻,每天在空灵的鸟雀啾啾声中,笑看花开花落,静聆自然鸟音,闲品人生百味,是何等闲适安然、何等超逸洒脱。她用细腻而深情的笔触,将石榴、李子、麦子、鸣虫、葫芦、鸟、茅草等故乡寻常事物和童年记忆这些意象串联起来,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韵味悠长的故乡风物长卷。以细小事

物,烛照时世变迁和时代风云,让读者和她一起体验种种人生况味,享受生活的幸福和心境的安然。

刘亚荣善于用白描的手法写景、写人、写事,描摹乡村自然而真实的状态,还原曾经鲜活的时代场景,揭示自然生态和人情世态变得日益脆弱的社会现状。她将丰富的感情隐藏在简洁、生动的语句背后,用平静、冷峻的文字,向日益浮躁的世人发出委婉而善意的提醒,充分彰显了一名有责任、有良知的作家对时代冷暖的关切、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对人情世故的反思,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叙事效果。

我们往往到处寻找美的踪迹,殊不知真正的美就隐藏在自己身边,在平凡生活和寻常事物中。刘

亚荣的散文,还善于从平凡、粗粝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发掘生命的真、善、美。一件最寻常细小的物事,一种最普通常见的草木瓜果,她都能以自己敏锐的触感和细腻的笔触,挖掘其生活功用和存在价值,彰显其美学意义。在《石榴石榴》一文中,在描述石榴的外表、内里、味道,记叙自己和亲人与石榴的缘分的同时,细细探究了其历史渊源、特性和功用,赞美其入诗入画的艳丽,还将姥爷的一生与石榴联系在一起,讴歌了这位具有石榴般品行的老革命,使石榴的生存境界和美学意义得到了升华。《花果四题》表面上是写花果,实际上却通过文化脉络的梳理和对其所承载的乡亲乡情、人生命运和民间文化传统意义的探究和感悟,提

炼出其内在的美学特质,揭示了生活和生命中无处不在这一哲学命题。

无论是写人记事还是写景状物,无论是叙述人生经历还是审视内心世界,无论是描述故乡时世变迁还是感慨故人遭际命运,刘亚荣始终保持一种轻松、冷静、克制的表述状态,全书弥漫着一股宠辱不惊的理智冷静和风清气淡的闲适自在气韵,显示了她对文本、结构和语言的超强驾驭能力。在浮躁的尘世之外和繁重的工作之余,读者一卷在手,当可清心平躁,沉坠坠淡之境,享受一份难得的清宁。

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若能坚持这种轻松自在的叙事风格,并加以完善,相信刘亚荣会在散文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

彰显民族神韵和东方审美 ——评王曙亮《二胡风格性作品与练习》

王德彰

王曙亮编著的《二胡风格性作品与练习》(人民音乐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甫一问世,即受到业界和广大二胡艺术爱好者的广泛好评。本书收入了编著者多年来创作的二胡独奏曲、练习曲100余首,个性鲜明,旋律韵味独特,演奏效果良好,演奏者于斗室习琴艺,可尽览华夏神韵。

王曙亮是知名的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1958年考入河北省戏

曲学校习二胡,1964年毕业于留校任教,业绩突出,所获荣誉颇多。其任教至今,共创作曲目200余首,且都是抒发正能量,具有不同地方剧种和民歌的韵味。

本书中的100余首作品,包括《燕赵乡音》《燕山情》《冀东皮影》《山林听趣》《乡景》《放风筝》《剪窗花》等,用几十年的演出实践证明,无论在国内外,还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取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其中《剪窗花》荣获中国音

乐金钟奖。本书为了业内演奏者和习艺者的演出或练习需要,编排上分为“乐曲”“练习曲”和“附录”三编,其中代表“乐曲”17首,“练习曲”87首。练习曲包括基础部分、技法部分、风格部分;附录“无琴练习法”,可有效提高两手技能,并一一附有“手势图”,这些图,均为编著者亲手绘制。

本书特色独具,使用价值较高,得到许多业内专家的肯定。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韶先生曾表示,王曙

亮的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大部分乐曲是以戏曲音乐为素材而创作的,地方风格浓郁,旋律性强,彰显出民族神韵、东方审美,听后令人回味无穷。二是其练习曲的练习目的明确,有旋律性、风格性、趣味性,练习效果好。三是在演奏技法方面大胆创新,如《琵琶怨》《燕山情》《冀东皮影》等,合理使用了自创的弯柱技法,使二胡内空弦向低音处扩大三度音域,这在二胡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创作的琴技《山林听

趣》,巧妙地运用了悬弓、绞弦、人工大振幅等特殊技法,并大胆借鉴了播琴的演奏技艺,把一些兽类、鸟类、虫类的鸣叫声仿奏得惟妙惟肖,令人听后感奋不已。他创作的《琵琶怨》《剪窗花》《乡景》《燕山情》等许多作品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荣获大奖,自在情理之中。

本书的出版,为音乐界广大二胡从业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材范本,为大学初学者和二胡爱好者开辟了入门成才的路径。